

在海龍屯明代衙署建築遺址群現場，依稀可見黃土下的地板磚精美細緻，反映當年楊應龍這位土司的超強管治能力。 郎艷林攝

土司，即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官，他們擁有土地、軍隊和子民，向中央王朝朝貢納稅，並充當中央王朝的後備軍……起源於唐朝直至新中國成立後才完全覆滅的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首領的籠絡制度。偏居西南一隅貴州遵義市的海龍屯，是明朝驍騎將軍楊應龍當年管治的屯地，雖毀於戰火，但卻見證了土司制度的鼎盛過程，並保存700年前的格局至今。走過遺址，宛若穿行在這段700年今古交織的歷史時光隧道中，經歷戰亂中被湮沒的最後土司的光輝歲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郎艷林 貴州報道



貴州海龍屯

明驍騎將軍遺址 烙印土司繁華歲月

乘車從遵義市區出發，沿着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翻過山頭進入山谷，兩側的高峰懸崖矗立，讓人感覺如入甕中，簡直無可遁處，海龍屯就在這正前方的山頂上。因前、後九道關隘至今仍保存完好，越發顯得登屯路陡峭難走。屯上最高海拔1354米，屯下海拔974米，相對高差300至400米。屯頂平闊，面積約1.6平方公里。海龍屯的地勢，「崇山峻嶺間一蒂孤懸，四面陡絕，南北環水，僅東西有仄徑上下」，《明史》稱「飛鳥騰猿不能逾者」。

因山為壘 軍事防禦模式

據稱，為屏障海龍屯大本營，楊氏土司利用險峻地形，在屯外圍建設了龍爪屯、雲門屯、海雲屯等星羅棋布的屯堡，與海龍屯近在咫尺，隔河相望還建有養馬城、養雞池、養鴨池；還在婁山關、白石口、松門嶺、水牛塘等地屯兵紮營，構築重重木關屏障。同時，在今正安、仁懷、綏陽、桐梓、烏江等也構築了南山寨、吼灘寨、銅鼓寨、石虎關、老君關、青蛇屯等數十個關隘、屯寨、屯堡以鎮四方，拱衛着播州宣慰司和海龍屯，組成了楊氏土司強大的軍事防禦體系。

「因山為壘」的防禦理念很早就已在播州流行，是從播州者到陝西的普遍共識，在抗蒙戰爭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貴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李飛分析，明清時期，「因山為壘」成為西南地區普遍的防禦模式，海龍屯和四川鈞魚城由播州的冉氏兄弟修建。而類似的建築遺留至今者仍有近千處之多。在戰事頻仍的明清時代，它們被土司、土匪、鄉紳等廣泛運用，以求自保。這均體現了較早出現的海龍屯對周邊後世軍事防禦體系的深遠影響。

地盤之廣 見證昔日輝煌

早前，電視熱播《奢香夫人》劇集，描述明初水西（今貴州境內）的安家土司，當時並存的土司還有水東的宋家、播州的楊家和思南、思州的田家。

古代播州隸屬於四川行省，轄區範圍大致相當於今貴州遵義市、甕安、黃平、凱里、湄潭、餘慶、金沙、仁懷、習水、赤水、桐梓、綏陽、正安、道真以及四川綦江等縣地區，是當時西南土司中「地盤比較寬、實力比較大」的土司。

李飛說，土司制度也分級別，最高的為宣慰司，往下依次有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如果要論官階，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是從三品」。在殘垣斷壁的飛鳳關內「斜倚」城牆的《驍騎將軍 示諭龍巖圍嚴禁碑》（後得知是複製本），刻有碑文，內容關於海龍屯原名龍巖屯，鼎盛時期設有多種守屯的人，包括總管、總領、把總、提調、書吏，軍事力量有總旗、小旗、軍士、苗軍，另有小童、守倉戶、打掃戶、運送口糧的幫戶、駐屯醫生、匠作、住持等等各類人役，可以想像海龍屯曾經的繁華。

屯內建築 淹沒黃土荊棘

據導遊葛猛介紹，民間傳說海龍屯上1.6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原有三十二大街七十二小巷。如今，東西兩端的9道關隘和環屯約5公里的城牆依然屹立，屯內建築卻已多淹沒於荊棘叢中、黃土之下，僅有少量石砌的建築基址若隱若現。

「土司制度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李飛說，即使是今天的少數民族區域自治，亦有其影子和延續性（但差別甚大，此為後話）。無可否認，楊氏土司統治的725年間，對當時的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反觀今天的區域治理和政策，也可為我們制定決策時提供參考。」

血戰百日 土司一族被殲

當地村民稱，明朝大臣李化龍在《平播全書》中描述，楊應龍將「養馬城中，百萬雄師旌日月；海龍屯上，半朝天子鎮乾坤」的對聯刻在門上，由此認定楊應龍反叛才被朝廷一舉殲滅的；但也有村民反駁，楊應龍本來沒有反心，其次子楊可棟死於重慶，楊應龍想將其屍體要回而不得，是被朝廷逼反的。無論後人如何評說，楊應龍一族終歸是死於戰火。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明王朝認定楊氏「謀反」，明神宗皇帝下決心消滅楊氏土官統治，以武力征服楊應龍，任命四川總督李化龍並賜尚方寶劍，統領雲南、廣西、貴州、四川、湖南、陝西、山東、河南、寧夏等15省24萬步騎兵，共8路進兵播州。

六月初六日凌晨，李化龍破屯，楊應龍自縊身亡。自二月二日出兵至六月六日結束，歷時



貴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李飛稱，海龍屯可體現明朝驍騎將軍楊應龍的強大軍事防禦體系。 虎靜攝



海龍屯保存最完整的朝天關，右邊小字寫道：唐大師守播29代孫欽賜飛魚服敕封驍騎將軍楊應龍書立，左邊落款為皇明萬曆乙未歲中呂乙卯日節且重輯。 郎艷林攝

114天，這場舉全國之力參與的大規模血戰，雙方共投入兵力達數十萬之眾，最終明軍大獲全勝。官兵在屯上殺戮焚劫，木結構建築全被焚毀。

易名海龍 喻永世不造反

至今，飛鳳關的門外，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塊碑上刻字「夏季六日平播，先登海龍屯，淮陰王鳴鶴。」的字樣，據從小在山上玩耍的當地導遊葛猛說，平播大將王鳴鶴第一個登屯，但在後來的論功行賞中卻沒有他的名字，他心懷不滿，自己再次登上海龍屯刻下了字。而朝廷平播後，龍巖屯易名海龍屯，意為龍困於海，永世不得興風作浪。

自此，楊氏土司700多年基業毀於戰火，數十座莊園被焚劫一空，歷代祖墓均被掘毀，珍寶悉遭劫擄，楊氏自唐以來在播州的世襲統治就此結束。朝廷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廢除播州土司制度，實行改土歸流，將播州一分为二，設遵義、平越兩府，委派流官治理，從此，楊氏退出播州的歷史舞台。

楊氏後人逃脫 四十代孫修族譜

楊氏覆滅以後，留給後人諸多謎團，其中「楊應龍有否後人」，成為民間傳說的熱點。平播之役後，史書有關楊氏家族的記載幾無可查。然而民間卻流傳楊氏小公子「獲救」一說。相傳楊應龍的孫子含赤當時才兩歲，官軍攻破海龍屯之際，含赤的乳母穆氏背着，用布條搭建救命之繩從後山逃脫，跑向穆氏老家今務川、綏陽一帶，改名換姓得以繁衍生息。

今天在遵義市的務川縣、綏陽縣，以及海龍屯所在的高坪鎮，均有人自稱是楊氏後人。記者在回程路過高坪鎮時，得知楊秉江、楊國政叔侄自稱是楊氏後人，並於2003年重修家譜。這本名為《播州楊氏家譜

——海龍屯直系」的家譜，由叔侄二人2003年發起重修200本，附近楊姓族人一戶一本。據家譜記載，楊氏起源於始祖楊端，29代孫楊應龍覆滅後，遵應龍孫含赤為祖，遂細分旁支。執筆者楊國政自稱祖四十四代嗣孫。

楊秉江說，他的先祖含赤當年逃出時乳母帶了證明其身份的金印，但後因種種原因，至今已不知去向。對於楊氏有無後人，貴州省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李飛認為，楊氏一定有後人，但確定沒有楊應龍的嫡傳後人，至於有許多人自稱是楊應龍後人，卻遺失物證，尚有待甄別。



自稱楊氏後人的楊秉江、楊國政叔侄拿出近年重修的家譜。 郎艷林攝



「夫龍巖固者，乃播南形勝之地也。吾先侯思慮夷貊，不可無備，因而修之以為保障。……
予今設用守屯名役，總管、總領、把總、提調、書吏各理事務；守衛小童、守倉戶、打掃戶、總旗、小旗、軍士、苗軍並住固醫生、匠作、住持人等各有役次，時刻不可擅離，各給年貌、號牌稽查，內無出關字樣。倘若解取物件或告假下園，赴總管廳乞帖照驗方許放行，其運送口糧幫戶，給有年貌、號票各帶在身，執照進出毋得阻滯。若官差取發物件，人役各關視驗未批帖文，毋得延緩。但恐親臨本園，跟隨一應人役書房聽點題單，預發龍巖圍嚴禁碑。回日，具手本封繳原單及來往工匠人夫。……」
註解：經文獻核對，楊家統治播州725年間，29代人中，只有楊應龍被封為驍騎將軍，故考古學者傾向於此碑文為楊應龍手書。該碑文主要交代了修屯的原因，核心內容是屯上的日常管理体系和進、出關要遵守的規章制度。



海龍屯文物考古隊隊長侯清偉展示隊員發掘的珍貴文物。 郎艷林攝



海龍屯天梯，古稱「三十六步」，1999年挖出。 郎艷林攝

申報世遺 憑考古作證

考古隊進行過小規模試掘，不僅清理出登屯要道「三十六步」（今稱天梯），也為今天深入認識海龍屯提供了基礎性的材料。

製三維立體圖 解構「新王宮」

真正具有意義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從2012年開始至今，還將持續下去。據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申遺辦公室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4月至2013年元月，2013年8月至今，海龍屯文物考古隊正式對海龍屯遺址進行文物考古發掘，現已完成文物考古發掘面積近2000多平方米，出土文物10000多件，其中珍貴文物100餘件。
「把黃土揭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

個歷史的現場，可以更直觀、更微觀的接觸到當時更多的細節。」當年吃住在海龍屯上的考古隊隊長侯清偉帶著記者走遍了目前工作的區域——海龍屯明代衙署建築遺址群，也就是當地人所說的「新王宮」，據稱考古隊發現了「新王宮」的城牆，確定了它的範圍和面積。

今明兩年，考古隊的工作中心就是對全屯已經暴露的遺跡做三維的測繪，製作出立體圖；對全屯的道路系統進行梳理；對一些民間傳說的名稱進行考古確認；找出「新王宮」的中軸線，理清中軸線上的門庭、院落，以及「新王宮」各區域的功能。李飛說：「近期考古工作雖為申遺服務，但最終目的還是保護古蹟。」